

众筹梦想！ 这群宁波少年上演“乐队的夏天”

林 旻/文 汤丹文/摄

8月21日晚，位于鄞州区徐戎路39号集合广场内的灯塔音乐现场，31个宁波少年集结，“我们的时代”音乐派对正在上演——

这是一次由老师和家长众筹的公开演出，音乐限量，门票免费。在热浪滚滚的宁波盛夏，后浪带着音浪来了。



音乐派对演出场景



筹音乐会——只要热爱音乐，热爱架子鼓，无论年龄大小、水平高下，都可以报名参加。

一次触动 为孩子们立一个小目标

演出前1小时，灯塔音乐现场人声鼎沸，除了不间断的彩排，附近的居民闻声而来，围观舞台上的小乐手们。这个平日里充斥着众多著名成年乐队的专业演出场所，还是第一次交给一群少年主宰。

“我们的时代”音乐派对发起人沈孙晖，是31个少年背后的家长之一。12岁的儿子沈思潼，6岁开始接触架子鼓，现在已经是团队里公认的“高手”之一。

“2018年夏天，我第一次带儿子来灯塔音乐现场看演出。舞台上的表演嘉宾之一，是儿子的架子鼓启蒙老师范达。”范达的另一个身份，是“灰汁团乐队”的鼓手，这支成立于2015年的本土乐队，被很多宁波摇滚乐迷奉为“宁波骨灰级摇滚乐团”。“小家伙在台下看到老师演出，兴奋地想冲到舞台上去，被工作人员拦住了。当时有个念头在我心里一闪而过，小朋友对音乐有热爱，想表达，他们也应该有一个舞台。”

特殊的2020年，因为疫情影响，许多专业考试暂停，孩子们的练习却没有一天停止过。连续两年暑假，沈孙晖和儿子一起追看《乐队的夏天》，电视机前的少年，已经会学着乐队弹空气吉他。看着他一脸享受的样子，沈孙晖再度生出想法：可不可以为孩子们众筹一次音乐会？

7月22日，沈孙晖找到范达，商量为孩子们众筹一次演出的可行性。在范达老师的学生中发起，自愿报名，既为孩子们立一个小目标，也可以当做一次暑假的汇报演出。

“可以试一试，但要在专业场所里演出。”范达给出的专业建议，让沈孙晖心里有了底。当晚，他把众筹音乐会的想法发到微信群，因为时间晚了，只有两个家长响应，没想到第二天一早，群里就“炸了锅”，报名的人一下子增加到31个！

这是一次不设“门槛”的众

筹音乐会——只要热爱音乐，热爱架子鼓，无论年龄大小、水平高下，都可以报名参加。“平时比赛的时候大家都非常辛苦，这次演出，希望给每个孩子带来的是锻炼和经历，以及对音乐的纯粹享受。”

一种乐器 激发他们的无限潜力

架子鼓是深受学生喜爱的乐器之一，每年有不少相关的专业比赛，在宁波开设赛区。

31个小乐手中，年龄最小的不过幼儿园大班，最大的今年高中毕业，考上了浙江大学。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小跟着范达学习架子鼓，学习音乐，也日日感受着来自老师的热情和梦想。

《鲁邦三世》《少年》《西游

记序曲》《夜空中闪亮的星》《Magic Island》……范达为每个孩子选定一首新曲目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孩子们几乎每天主动参与排练，演出渐趋成熟。

学架子鼓不单是一件“很酷”的事情，要想学好，身体协调性、乐感、天赋、努力，缺一不可。在范达眼里，努力比天赋更重要。

“给孩子一个小目标，能发现他们真的潜力无限。”史晟涵妈妈说，看着孩子在舞台上自信的样子，更笃定了参加这次众筹音乐会的选择，“希望我们的活动和《乐队的夏天》一样，明年还能有第二季、第三季，一直做下去。”

家长和老师之间，也已经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。

在确定场地后，范达核算了演出的成本，每人承担500元左右，包括演出场地租金、请专业的摄影摄像团队、制作奖品等等。

“范老师提出，如果音乐会超支，就由他来兜底，我们都很感动。”刘佳宁的妈妈在演出当晚帮忙组织签到，她说儿子学

架子鼓的时间虽然不长，但遇到了范达这样的好老师，让小朋友获益匪浅，“范老师很纯粹，也很佛系，他对音乐的热爱影响了我们很多家长。我儿子说，打架子鼓是他从小到大坚持最久的事情了，以后也会继续下去。”

最忙碌的是12岁的郑家豪，身兼乐手和主持人两种角色。学习架子鼓8年，他在舞台上已经有几分成熟乐手的“范儿”。郑家豪的妈妈说起了这些年架子鼓给儿子带来的改变，积极、专注、有耐心，从过去静不下心来弹钢琴到现在主动要求学琴，“拿到一些奖之后，他更自信了，未来他想去考专业的音乐学院，我们很支持他。”

一次众筹 集结全家人的青春与梦想

两个多小时的演出中，舞台在嗨，观众在叫。

所有的爸爸妈妈既是观众，也是工作人员，搬运奖状奖品、整理演出服、协调现场观众……每一步，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。

“今天的演出对孩子们来说既是一次表演和展现的机会，更是一次团队协作的磨炼，让我们这些‘80后’父母看到了‘00后’和‘10后’的力量。”看完演出，比儿子更激动的刘佳宁妈妈在群里留下自己的心声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当孩子们的演出曲目逐渐确定，群里的家长们建议，家长也应该有一个节目，与孩子们在舞台上用音乐互动切磋。于是，四个热爱音乐的爸爸组成了“加斯特山”（JUST 3）乐队，带来了《突然的自我》和《父亲》两首歌。

这个看上去一时间难以理解的名字，背后却饱含深意——

“这个名字是陈雨辰的爸爸取的，一开始中文名是‘如山乐队’，翻译成英文是Just like a mountain，寓意父爱如山。”沈孙晖说，乐队并不会仅限于3人，如有下一次演出的话，欢迎其他家长加入。

这一晚，众筹不仅仅是一次音乐派对，更是许多父母和孩子之间的情感与梦想。很多年后，或许他们仍然会记起人生第一次的音乐现场。

演出的最后，和范达聊起这次音乐派对的主题，为什么要以“我们的时代”为名？

“这是新裤子乐队的一首歌，我的想法是，后浪来了，这个时代是他们的。”

为爵士乐伴奏。“爵士”二字，并非指英国皇室的勋位，而是一名早期美国黑人乐手名字，全名为爵士波·布朗。早期的爵士乐是美国底层黑人自娱自乐的音乐形式，当这位著名的黑人乐手演奏时，人们常常兴奋地高呼“爵士，再来一个！”后来，这种音乐就因这位黑人歌手而得名，习惯上称作“爵士乐”了。

同音色的手击乐器和脚击乐器。手击乐器有小鼓、哑鼓、吊镲等，脚击乐器有大鼓、踩镲。在此基础上，根据演奏的需要，可随时增减附加打击乐器。在乐队中鼓手掌握着乐曲的速度和节奏等重要环节，尤其是在爵士乐中，鼓手特别需要与其他乐手保持默契的合作状态。

架子鼓起源于美国，始时专

链接

架子鼓即爵士鼓，是爵士乐队中十分重要的一种打击乐器，它通常由一个脚踏的低音大鼓（Bass Drum，又称“底鼓”）、一个军鼓、二个或多个嗵嗵鼓（Tom-Tom Drum）、一个或多个吊镲（Crash Cymbal）、一个节奏镲（Ride Cymbal）和一个带踏板的踩镲（Hi-Hat）等组成。

当然有时因演奏需要会增设一些如牛铃、木鱼、沙槌、三角铁、音树，不管增设多少器件，都是由一人演奏。鼓手用鼓槌击打各部件使其发声。爵士乐中常用的鼓槌有木制的鼓棒，由钢丝制成的鼓刷，由一捆细木条捆成的束棒等。

架子鼓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，它包含着各种不同类型、不



陈也喆

“慈鸦知反哺，羔羊懂跪乳。人不孝其亲，禽兽都不如……”

由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出品的姚剧清装讽刺喜剧《墙头记》借古喻今，观照当下，在传统戏曲结构中融入实验性质的剧场体验，用荒诞戏谑的现代审美样式传递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孝悌观念，是传统戏曲的创新回归。

《墙头记》是蒲松龄晚年的俚曲，曾被改编为山东梆子、评剧、秦腔等，姚剧《墙头记》由姚剧名家、国家级非遗传承人沈守良从同名秦腔移植改编而来。该剧讲述了

向他人讲述前因后果。此处，两个人偶就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，避免了叙述的重复与冗长。

相比于秦腔的慷慨厚重，姚剧《墙头记》更灵动风趣，少了许多程式的包袱，多了人物性格入木三分的刻画。喜剧是戏曲中最难驾驭的，此剧却驾轻就熟，一系列生活化的语言流泻下来，自然而然引人捧腹。除去导演的编排、演员的表演，沈守良在移植剧本过程中，对情节本土化与唱腔音乐雅俗化的改编功不可没，整场戏，底下的观众与台上的演员一起嬉笑怒骂，一股浓郁的乡土气息扑面而来。

剧中语言市井俚俗，地地道道的余姚土话，倍添喜剧效果。比如：

“依个寿咋会有介长格啦？”

“真是好死勿死，多吃饭米。”“待狗一样格待依？爹哎，依讲得来可怜伐？阿拉屋里这只狗，顶多吃得两块肉骨头，依肉骨头咬得落介？”

“爹哎，依要翻落朝里翻，千万勿要朝外翻！倘若依朝外头翻，吓人管依依格饭！”

不孝子说出这些话，诚然可恨，但 these 市井气息的语言将小人物刻画得可笑可叹又真实可信，仿佛身边随处可见的无赖，令观众在笑声中嘲弄和讽刺不孝的言语与行径。

戏中还有一些适时出现的现代用语如“么么哒”“朋友圈”“抖音”“拜拜”等，出其不意地，也取得了很好的喜剧效果。

剧中的唱腔和音乐轻快悦耳，原汁原味，由沈守良担任唱腔设计。主要运用了【平四】【紧板】等基本调，还穿插了一些江南小调如【双看相】【紫竹调】，旋律悠扬，节奏明快。除了大量运用传统的余姚滩簧曲调元素，还将抖音中最流行的音乐无缝对接，融合成一种戏谑荒诞的审美效果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剧中人偶的运用，是该剧一大独创。两个小丑妆容，身着白色水衣的人偶，贯穿全

场，凸显了导演倪东海的创新意识。第一，人偶在舞台上，巧妙地完成了检场工作，避免杂乱无序的抢景。第二，即时评价剧中人，插科打诨几句：“一个‘铁算盘’，一个‘勿吃亏’，好搭档一对。”起到间离的戏剧效果，这在传统戏曲中并不多见。第三，充当道具。大儿子将老父亲生拉硬拽至二儿子家，岂料二儿子就是不开门。两个人偶，半跪在地，各执一把蒲扇，合在一处，象征紧闭的大门。大儿子以石撞门，象征“门”的蒲扇轻轻一挥，大儿子“反弹”倒地，展现了戏曲舞台的时空自由。第四，人偶有小型歌队的作用。歌队最早是古希腊戏剧中的一种艺术样式，有转换戏剧场面、引导戏剧情节走向、铺垫情绪引导观众的判断等作用。当王银匠挑担经过，望见被遗弃在墙头的老友张好善，不知何故时，两个人偶在音乐曲牌中，用手势示意，寥寥几番，

向他讲述了前因后果。此处，两个人偶就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，避免了叙述的重复与冗长。

剧以“墙头”命名，“墙”的呈现方式显得尤为重要。剧中写意地将五把长凳象征一堵墙。戏曲素来是“扬鞭能代马驰骋，舞桨仿佛水划行”，这五把长凳反映了戏曲以虚写实，以简带繁，以少胜多的美学特征。

这堵墙，曾由张好善一抔土一抔土垒起来，竟成不孝子们的弃父台，也成了他自己的望乡台，最后，四个不孝的儿子儿媳自挖墙脚抢“财宝”，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，被压在墙下，这墙又成了葬身台，以此警示后人。

剧中主要演员可圈可点的表演，也为该剧的喜剧呈现大大增色：黄利民扮演的老父亲张好善，始终佝偻着背，颤颤巍巍、风烛残年的样子惹人入戏；楼利辉扮演的大儿子算盘不离身，事事要算计；景浩丰扮演的二儿子看似饱读诗书，其实腹内窝藏功利心，只想从书中寻找利己的答

案；徐青扮演的二儿媳面娇俏可爱，内心也是唯钱是图；胡湛扮演的王银匠，是淳朴善良又富有智慧的劳动人民代表；尤其是大儿媳的扮演者黄飞，与此前扮演的富家女战士童小姐反差强烈，她用“地包天”的嘴型，夸张地刻画了一个面目可憎、自私恶毒的儿媳角色。

用导演倪东海的话说，这部戏是“以小剧场戏曲的艺术审美形态，构筑荒诞诙谐的轻喜剧风格，重表现、求互动、强意蕴，并融合多样的戏曲表现手段，以戏曲化、剧种化、现代戏演绎故事。”

《墙头记》的这堵墙，也象征着姚剧人孜孜求索，开拓进取又翻越一道围墙。前有利利用阳明故里独特优势，演绎王阳明“知行合一”思想的《王阳明》，有戏剧性地书写个休命运红色革命历史题材《童小姐的战场》等，如今又呈现了一部雅俗共赏、老少咸宜，融实验性、寓言性、荒诞性、创新性于一体的讽刺喜剧作品《墙头记》，期待姚剧人在主任倪乐辉的带领下，继续发扬优良传统，多维度、多角度、多层次地活态传承姚剧艺术，为老百姓奉献更多更好的优秀剧目。



《墙头记》剧照

（余姚市姚剧保护传承中心供图）